

工匠精神视域下中职语文人文教育开展研究

■ 艾 涛

中职语文作为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基础学科,承载着语言文字运用与人格精神培育的双重使命。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,将工匠精神融入中职语文人文教育,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,也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现实路径。工匠精神所蕴含的精益求精、专注执着、敬业奉献等核心品质,与中职语文人文教育追求的价值塑造高度契合,二者融合能够为中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。

当前中职语文人文教育面临深层困境。一方面,教学内容偏重知识传授,人文内涵挖掘不足,文学作品中的职业精神、劳动价值等育人元素未能有效激活,导致课堂缺乏职业教育的温度与深度。另一方面,教学方法较为单一,仍以教师讲授为主,学生被动接受,难以激发其对语言文字的钻研兴趣与对人文精神的主动体认。更为关键的是,语文教学与专业培养、职业场景存在脱节,学生难以将课堂所学与未来岗位需求建立关联,人文教育沦为悬浮于职业需求之上的抽象说教。

实现工匠精神与中职语文人文教育的深度融合,需从内容重构、方法创新与评价改革三个维度系统推进。在内容层面,应深入挖掘语文文本中的工匠文化基因,将经典

文学作品、民间工匠传说、当代劳模事迹有机融入教学。

在方法层面,需构建体验式、情境化的教学范式。角色扮演活动可让学生模拟工匠角色,在动手制作与文本创作的结合中体悟精益求精的态度。小组合作完成项目任务,既能培养团队协作意识,又能在研讨交锋中磨砺批判性思维。校企合作实地参访更具穿透力,组织学生走进企业车间,与工匠面对面交流,将课堂中的文字感动转化为现场的情感震撼,这种具身认知远比抽象说教更为深刻。此外,开展经典诵读、演讲征文、读书分享等校园文化活动,营造浸润式人文氛围,使学生在持续参与中内化工匠精神的品质要求。

评价体系的转型是保障融合成效的关键环节。传统纸笔测试难以衡量人文素养与职业精神的养成程度,应构建涵盖过程表现、实践成果、情感态度的多元评价机制。在文学创作活动中,既关注作品的语言表达质量,更考查学生在素材搜集、实地观察、反复修改过程中展现的专注与坚持。建立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档案,记录其在各类语文实践生活中的成长轨迹,使评价成为持续激励而非终结判定。这种关注学习过程与品质养成的评价导向,能够引导学生从功利性应试转向

对自我精神世界的雕琢。

教师是融合实践的核心主体,其自身的工匠精神与人文素养直接决定教育成效。中职语文教师需超越单纯的语言知识传授者角色,成为职业精神的示范者与文化的传播者。通过参与企业实践、研修工匠文化、提升跨学科素养,教师才能在课堂中自然流露对职业的敬畏与对文字的虔诚,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。学校应建立教师发展支持系统,鼓励语文教师与专业教师组建协作共同体,共同开发融合课程,在跨学科教研中拓宽人文教育的实施空间。

工匠精神视域下的中职语文人文教育,本质上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审美实践完成职业人格的塑造。当学生在《劝学》中领悟积累与专一的深意,在工匠札记写作中体会“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的严谨,在职业情境模拟中感受服务他人的价值,语文课堂便成为连接人文精神与职业理想的精神桥梁。这种教育不是简单的精神灌输,而是让学生在语言运用与审美体验中自主建构意义,将外在的文化要求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追求。唯有如此,中职语文才能真正超越工具理性的局限,在培养“能工巧匠”的同时塑造“精神成人”的完整人格,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人文根基。(作者单位: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)

初中数学,如何让思维在课堂深处自然生长

■ 何 巍

数学,这门被誉为“思维体操”的学科,在初中阶段承载着独特的育人使命。当学生步入青春期,其认知结构正处于从具体运算向形式运算过渡的关键期,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。面对这一心理特征,初中数学教学不能止步于公式的套用与习题的演练,而应成为一场关于思维品质的深度对话。如何在概念生成处点燃思维的火花,如何在问题解决中锤炼思维的严谨,如何在思想方法的渗透中培育思维的广阔,已然成为每一位数学教育工作者需要直面的时代命题。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堂,呼唤着我们从知识的浅层走向思维的深处,让数学学习真正成为学生认识世界、发展自身的有力工具。

构建以思维发展为核心的数学课堂,首要在于对教学内容的深度理解与重构。数学知识的呈现往往是演绎式的、冰冷的,而教学的任务则是将其还原为生动活泼的思维过程。以“函数”这一核心概念为例,传统教学中常将其简化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对应关系,学生只能机械记忆概念而难以体悟其蕴含的变化与对应思想。若教师能创设诸如“匀速行驶中汽车里程与时间的关系”“矩形面积固定时长与宽的变化规律”等真实情

境,引导学生经历从具体实例中抽象共同特征的过程,函数便不再是一个僵硬的符号,而成为刻画现实世界变化规律的鲜活模型。同样,在几何教学中,引导学生从直观感知走向逻辑论证,让每一步推理都有据可循,让每一个结论都在证明中生长,这样的课堂才能真正培育学生的理性精神与严谨态度。

教学方法的创新与选择,是激活学生思维的重要杠杆。初中生正处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特殊时期,教师的智慧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与转化桥梁。一方面,要善用几何直观,让抽象的数量关系可视化。例如,在讲解完全平方公式时,借助面积模型对图形进行分割与组合,学生不仅能记住公式,更能理解公式背后的几何意义,这种理解是深刻且不易遗忘的。另一方面,要精心设计“问题链”,让思维在层层递进的追问中走向深入。一个好问题,应当既能引发认知冲突,又能提供探究路径;既要尊重学生的现有水平,又要指向其最近发展区。当学生在“为什么可以这样想”“还有别的解法吗”“这种方法能推广吗”的追问中不断反思与建构时,数学思维便不再是被动接受的产物,而成为主动探索的结果。

更为深远的,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浸润与

内化。数学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,更是观察世界、分析问题的方式的习得。从数形结合到分类讨论,从化归思想到模型观念,这些思想方法构成了数学素养的内核。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有意识地揭示这些思想的发生过程,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逐步领悟其价值。例如,在解一元二次方程时,配方法不仅是一种操作程序,更承载着“化未知为已知”的化归思想;在学习统计与概率时,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不仅是一套流程,更体现了用数据说话的理性精神。当学生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,能自然想到用数学的眼光去审视、用数学的方法去分析、用数学的语言去表达,数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才算真正达成。这正如数学家克莱因所言:“数学不仅是一种工具,更是一种思维方式”。

回望当下,教育改革已从知识本位的传递转向素养本位的生成。初中数学教学唯有深耕思维发展的沃土,让课堂成为思维生长的策源地,才能培养出既懂数学又会思考的时代新人。当我们看到学生面对陌生问题不再茫然无措,而是能自主探索、大胆质疑、严谨论证时,数学教育的意义便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。

(作者单位:利川市毛坝镇民族初级中学)

寻一盏阅读的灯,照亮语文的路

■ 刘 蒙

小学语文阅读教学,从来不仅仅是教会孩子认识几个生字、读懂几篇课文那么简单。它更像是在孩子心中播下一颗种子,这颗种子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生根发芽,长成他们理解世界、表达自我的参天大树。然而,我们常发现,孩子们学会了概括段落大意,学会了归纳中心思想,却唯独没有学会如何与文字对话,如何在阅读中感受喜悦、获得滋养?这不禁让人反思。

当阅读变成一项项需要完成的任务,当理解变成一次次需要准确命中的靶心,孩子们眼中的光芒便逐渐黯淡。我们热衷于教授“技巧”——如何快速浏览、如何定位信息、如何应对问题,却忽略了阅读首先是一种“相遇”——与一个有趣故事的相遇,与一种独特情感的相遇,与一个广阔世界的相遇。当一个孩子第一次读到《夏洛的网》中夏洛生命的消逝,他的眼眶湿润了,那一刻,他不是分析角色形象,而是在体验友谊的深沉与生命的重量。这种体验远比任何段落大意的概括更为珍贵,它触及了阅读的本质——通过他人的故事,理解并丰富自己的生命。

那么,如何在日常教学中找回这份本真?情境的创设与情感的共鸣或许是一把关键的钥匙。文字是凝固的情感,而情感只有

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被重新唤醒。教学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,与其让学生机械地划出“幻象”,不如让教室里暗下来,点起一根蜡烛,在微弱的光亮中,让孩子们去想象那个寒冷冬夜,去倾听那微弱而执着的火柴擦燃声。在这样的氛围中,小女孩每一次划亮火柴所看到的幻象——温暖的火炉、喷香的烤鹅、美丽的圣诞树、慈爱的奶奶——就不再是孤立的事件,而成为她对温暖、食物、欢乐与亲情最绝望也最动人的渴望。孩子们能感受到的,不只是小女孩的“可怜”,更是她作为儿童的尊严与梦想,以及安徒生笔下那份残酷现实与美好幻想交织的巨大张力。

当情感的通道被打开,语言的细读与品味便不再是枯燥的技术分析,而成为一场发现美的旅程。好的文字,字字珠玑、句句含情。教师需要做的,是引导学生放慢脚步,像品茶一样去啜饮语言的滋味。比如,教学《匆匆》时,朱自清写“日子从水盆里过去”,“从饭碗里过去”“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”,这几个“过去”看似平常,却蕴含着怎样的力量?可以让学生试着更换一下,如果写成“日子随流水消逝”“吃饭时时间溜走”“眼前的时间匆匆而过”,意境和韵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通过比较、诵读、想象,学生便能体会到,原来这些朴素的名词——水盆、饭碗、双

眼——正是生活的具象,时间的流逝就隐藏在每一个最日常、最具体的动作里。这种对语言的敏感不是灌输得来的,而是在反复的触摸与比较中慢慢生长出来的。

阅读的最终指向,应当是精神的成长与表达的自觉。当孩子们在阅读中被感动、被震撼、被启发,他们自然会产生表达的冲动。因此,读与写从来不是割裂的。学习了《将相和》中蔺相如的机智勇敢与顾全大局,可以让学生写一写“如果我是蔺相如,面对廉颇的挑衅会怎样想”;读完了《城南旧事》中英子那个说不清的“疯子”秀贞的故事,可以让学生以英子的口吻写一篇日记,记录下自己既害怕又忍不住想去接近秀贞的复杂心情。这种“以读促写、读写结合”的方式,让阅读的输入真正转化为表达的输出,让书中的情感与智慧在学生的内心中沉淀、发酵,最终酿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琼浆。

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天地广阔而深邃。它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,都成为那个点亮灯火的人,用自己对文字的热忱,去点燃孩子的热忱;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,去丰富孩子的理解;引领孩子望向更幽远的历史、更广阔的社会、更深邃的人性。

(作者单位:利川市凉雾乡孙家庵小学)

让地理教育回归育人本真

■ 张建国

当下的初中地理课堂,一方面,多媒体设备早已普及,教学资源日益丰富,各类教具琳琅满目;另一方面,还存在着填鸭式的讲授、碎片化的知识、机械化的记忆现象,学生们能够熟记各大洲的分界线,却对自己生活的社区空间缺乏方位感知;可以背诵气候类型的特征,却难以解释身边一场暴雨的成因;能准确标注世界名山的海拔,却对家乡的山川脉络知之甚少。这种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的困境,折射出地理教育改革的深层命题:如何让地理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真,在传授知识的同时,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与家国情怀,让地理课成为学生认识世界、理解生活的重要窗口?

情境创设的革新,正在成为撬动地理课堂转型的有力支点。传统教学中,知识往往以抽象的面貌呈现,与学生鲜活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,地理概念沦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而今天,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尝试将地理问题嵌入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,让知识在具体场景中焕发生命力。有教师以“一滴石油的使命”为叙事线索,引导学生探究中东石油资源的全球流动轨迹,将抽象的能源分布转化为生动的时空旅程;有的教师则带领学生用大空泥制作等高线地形模型,将抽象的地形图转化为可触摸的立体作品,让学生在揉

捏塑形中理解地理概念的本质。这种从“去情境化”到“再情境化”的转变,使地理知识获得了生命的温度——当学生意识到地图上的每一条等高线都对应着真实的山脊与山谷,学习便不再是枯燥的任务,而成为探索世界的旅程。情境化教学的价值,正在于它让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有了可依托的土壤,使学生在真实问题解决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。

思维品质的培养,是地理教学从知识传递走向素养发展的关键阶梯,也是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核心路径。地理学特有的综合性与区域性,决定了它不仅是事实的集合,更是思维的体操,是一门教会学生“如何思考空间问题”的学问。在“双线三阶”的大单元教学实践中,教师通过“情感体验线”与“认知发展线”的双线并进,引导学生在分析人口政策演变、探讨资源环境适配性的过程中,逐步形成系统思考的习惯,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有机的认知网络。而在区域地理教学中,“认识区域法”知识树的构建,让学生掌握了“找方法—悟方法—用方法”的学习工具,当他们面对一个陌生的区域时,能够自主运用地理视角进行观察与分析,形成举一反三的迁移能力。这种从“学会”到“会学”的跃迁,正是核心素养落地的生动注脚,它意味着学生不仅掌握了地理知识,更获得

了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,能够用地理的眼光审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。

技术的赋能为地理教学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,也为个性化学习的实现提供了可能。教育数字化背景下,传统的“粉笔加地图”模式正在被多元互动的智慧课堂所补充甚至重塑,教学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。借助云端平台,学生可以上传自己绘制的高等级模型并互相点评,在同伴互评中深化理解;通过实时数据反馈,教师能够精准把握班级整体的认知难点,实现因需而动的灵活教学,真正做到以学定教。更令人欣喜的是,技术的应用并未走向唯技术论的迷途,而是始终服务于地理育人的根本目标——当学生借助卫星遥感影像观察中国地形的起伏变化,当他们在智慧笔的辅助下实时呈现思维轨迹,当虚拟现实技术让他们“身临其境”地感受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,技术便不再是炫目的装饰,而成为深化认知的桥梁。这种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,让地理课堂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初中地理教学的使命,不在于培养多少能够背诵地图的“活地图”,而在于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形成对家园认知的深刻链接与真切关怀,在心灵深处种下热爱自然、关心社会的种子,回归育人本真。

(作者单位:利川市谋道镇初级中学)

大概念统摄下的高中英语应用文读写教学研究

■ 丁家慧

《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(2017年版2020年修订)》明确提出“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,使课程内容结构化”的基本理念。但在实际教学中,应用文教学存在“读写”的割裂现象。阅读教学侧重词汇与语法讲解,忽视文体功能与语篇结构的深度探究;写作教学依赖模板训练,学生难以灵活应对新任务。此外,阅读与写作之间缺乏深层转化机制——阅读未能为学生提供更可迁移的写作图式,写作也难以从阅读中获取策略性支撑。

究其根源,当前教学对读写整合的深层机理认识不清。故应用文读写教学的大概念应聚焦于“功能决定形式”这一核心理解,即不同交际目的要求不同语篇结构,语言选择与表达策略。学生一旦内化这一概念,便能在面对新写作任务时主动思考“目的是什么——读者是谁——如何组织与表达”,从模板依赖走向策略运用。

一、大概念统摄下的教学设计理念

(一)内涵界定

大概念并非简单的单元主题或知识点归纳,而是居于学科中心、具有持久迁移价值的核心理念。威金斯和麦克泰格将其界定为“能够连接离散事实与技能并赋予其意义的核心组织者”;埃里克森则强调其“超越事实与技能的概念性理解”。在应用文读写教学中,大概念应指向文体功能层面。应用文区别于记叙文、说明文的本质特征,在于其强烈的实用交际性——明确的交际目的直接决定了语篇的结构布局、语言策略、人称语气等核心要素。“功能决定形式”,正是统摄各类应用文读写、具有跨情境迁移力的核心大概念。

综合上述,这一大概念同样适用于其他应用文类型。倡议书以“呼吁公众行动”为交际目的,要求采用“提出问题—分析危害—发出倡议”的结构与感染性语言;演讲稿以“现场说服听众”为目的,要求采用“开场吸引—论点铺陈—结尾号召”的结构与口语化表达策略。文体虽异,但“功能决定形式”的核心原理贯通始终。

(二)应用文读写整合教学设计的三个层级

大概念统摄下,应用文读写整合教学目标可分解为三个层级。功能认知层,理解特定文体的交际目的与读者意识,明确“为什么写”和“写给谁看”;结构分析层,识别语篇功能模块及其组织逻辑;语言运用层,根据交际目的与读者身份,灵活选择语言策略。

二、大概念统摄下读写整合实施路径

以建议信为例,构建“大概念引领—阅读解构—写作迁移”的教学路径。

(一)以大概念统领教学目标

建议信教学的大概念聚焦为:“语篇结构与语言选择服务于‘以读者为中心、以问题解决为导向’的交际功能”。据此确立三层目标:功能认知层,理解建议信旨在共情安抚并提供可行方案;结

让道德与法治课真正走进儿童的生活

■ 李亚玲

曾几何时,我们的道德与法治课堂陷入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。教师拿着教材,按照“是什么、为什么、怎么做”的逻辑,将一个个道德规范条分缕析地讲解给学生听;学生则被动地听着这些与自己无关的大道理,考前死记硬背,考后抛诸脑后。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,过去的德育教材基本上是论证文体,一篇课文通篇都在论证,事例只是作为证明观点的论据出现。这种知识化的德育课程,正如杜威所批判的那样,只能传授“关于道德的观念”,而无法触及学生的内心世界,更遑论转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。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述“尊重他人”的重要性时,可曾想过,这样的说教究竟能在孩子心中激起多少涟漪?

教材文体的变革为课堂转型提供了可能。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实现了从论证文体向叙事文体的重要转向,教材的实质内容由抽象的观点、知识转向了儿童成长故事以及相关的伦理叙事。这意味着,当我们打开三四年级上册的教材,看到的不是关于“快乐学习”的道理阐述,而是儿童自身所经历过、正在经历、可能经历的学习生活事件。这种转变的背后,是对儿童经验的高度尊重——道德是经验性事物,每个人的品德发展都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并得到生长的,道德教育必须依托儿童的经验来展开。当教材愿意“蹲”下来倾听儿童的声音,课堂才有可能成为师生真情对话的场域。

然而,仅有教材的变革远远不够,教师的角色转型才是课堂焕发活力的关键。我们不能再做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者,而要成为儿童经验的唤醒者、对话的引导者。在教学《大家的“朋友”》一课时,有教师没有直接讲解公共设施的作用,而是让

构分析层,识别“共情回应—问题确认—建议陈述—理由支撑—总结鼓励”五个功能模块;语言运用层,能根据读者身份与亲疏关系,在直接建议、委婉建议、假设性建议等策略中灵活选择。

(二)阅读环节:结构可视化,实现深度解构
阅读环节的核心任务,是帮助学生建立“功能—结构—语言”三者关联。

第一步,情境导入。教师呈现求助信片段,提问:“作为朋友,你需要完成哪些功能才能有效回应?”引导学生感知交际目的,激活功能意识。

第二步,结构可视化。教师设计分层阅读任务:辨析“共情回应—建议陈述—理由支撑—总结鼓励”四个功能模块并用不同颜色标注,绘制结构导图;讨论“删去共情回应部分会怎样影响交际效果”,深化读者意识,理解结构服务于功能的原理。

第三步,语言策略聚焦。提取文中建议句式,分类整理直接型与委婉型表达;辨析面对不同身份对象时应如何调整语气,总结“身份—语气”匹配策略,形成可迁移的策略认知。

(三)写作环节:策略情境化,实现深度迁移
写作环节分两个阶段推进,由半模拟仿性练习过渡到独立创作。

第一阶段,结构内化练习。设置新求助情境(如“新转入学校不适应”),将范文段落模块打乱,要求学生还原为规范语篇结构并说明功能依据,直接检验对“结构服务于功能”的理解程度。第二阶段,情境化独立写作。创设真实交际任务:“以学长身份给因选科困惑的学弟写英文建议信”。明确读者身份、交际目的与语言风格要求,学生独立完成初稿后,同桌依据“结构完整性”“语气得体性”“建议可行性”三项指标互评,教师聚焦典型问题点评,学生修改打磨。

(四)多维评价:聚焦功能达成度

评价方案围绕“功能达成度”设计四维指标:结构完整性,是否包含必要功能模块;语气得体性,语言选择是否契合读者身份;建议可操作性,内容是否具体可行;语言规范性,语法、格式是否正确。采用“自评—互评—教师评”三阶流程,引导学生在修改中内化读者意识与策略思维。

三、结语

以大概念统摄应用文读写整合,关键在于以“功能决定形式”为核心认知锚点,通过“结构可视化”的读解策略与“策略情境化”的写作迁移,搭建从读到写的内在转化桥梁,帮助学生建立可迁移的读写能力。

基金项目: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揭榜挂帅课题“基于大概念的高中英语读写整合教学策略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24A027)阶段性成果。

(作者单位: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第一中学)

说,孩子们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了——原来我们的不经意之举,会给“朋友”带来如此深的伤害。这份发自内心的疼惜,远比一百遍“要爱护公物”的口号更有力量。道德教育最动人之处,就在于点燃孩子心中那份柔软的情感,让善良成为自觉的选择。

真正的道德素养,最终要转化为行动的力量。当我们把学习的场域从课堂延伸到广阔的生活天地,道德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可触可感的实践。有学校设计了“校园尊重温度计”调查任务,让孩子自主观察、记录校园中的尊重行为与非尊重行为,绘制出班级的“尊重行为分布热力图”。孩子们在真实的观察与反思中,逐渐理解尊重的内涵。还有教师布置“家庭道德实践任务”,让孩子每天为家人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,如一句问候、一次分担、一份关心,在点滴行动中培育感恩之心与责任意识。

道德教育走出教室的四壁,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,知行合一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。站在儿童立场上思考,道德与法治课的本质是什么?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,更是价值观的涵养;不仅仅是行为的规范,更是生命的对话。当我们把课堂打造成一个充满吸引力的“磁场”,孩子便会被自然而然地吸引进来,在其中观察、体验、思考、辩驳、选择、践行。他们不是被动接受的容器,而是主动建构意义的主体。在这样的课堂里,每一次讨论都是思维的碰撞,每一次体验都是情感的共鸣,每一次实践都是生活激情的验证。作为教师,我们需要做的,不是高高在上的训导者,而是温暖有力的陪伴者——俯下身来,倾听孩子的声音;伸出手来,指引前行的方向。唯有如此,道德与法治课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生活,成为照亮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一束光。

(作者单位:利川市汪营镇第一小学)